



馮 國 璘

死易事也吾將復仇

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  
扁舟去做鴟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虎韜豹略且收藏，休說承明執戟郎。  
至竟虬髯成底事？宮中一炬類咸陽。

捲土重來未可知，江山亦要偉人持。  
成名豎子知多少，海上誰來建義旗。

從此中原恐陸沈，東周積弱又於今。  
入山冷眼觀時局，荊棘銅駝感慨深。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氣消除道德編。  
我不神仙聊劍俠，仇頭斬盡再昇天。

亂世團圓骨肉難，弟兄離別正心酸。  
奉親且作漁樵隱，到處名山可掛單。

上詩，係台灣革命先進，抗日英雄，丘倉海（逢甲）在乙未（一八九五）領導全體台胞，羣起抗日，奮戰二十餘日後，經親友力勸，隨軍紳士涕泣以請，方始打消了進入深山，結寨固守的

計劃，內渡返國。在他整理行裝的時候，匆匆揮筆草就，交給他的妹夫張君珍藏。丘逢甲唯恐他離台後日軍搜出，連累了他的妹夫，特地用「海東遺民」的筆名。然而，這六首詩悲憤低徊，怨恚激昂；誠如丘逢甲的高徒鄭魯所稱譽的：「先生處國破家亡之日，其強毅之氣節，復台之志願，與夫鬱伊無聊，一一托之於詩。故其蒼涼慷慨，有漁陽三搥之音，又如飛兔腰裏，奔放絕足，騰躍紙上！」因此淪日時期的台胞爭相傳誦，至於泣下，六首佳構，不脛而走，成爲台胞吟不絕口的傑作。

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丘逢甲的公子念台，遡返台灣一行，他曾將這六首詩錄下，原稿則仍存張家。一腔忠靈，滿腹悲憤，勢將永爲中華民族不朽的篇章。

丘逢甲，字仙根，號逢甲，原籍廣東嘉應州鎮平縣，誕生於台灣苗栗，七歲能詩，有神童之譽。他的父親丘潛齋，台中府學廩生。丘逢甲早在十三歲那年便中了秀才，唐景崧時任台灣布政使兼提學使，對丘逢甲極爲鐘愛，跟他父親商

量，讓丘逢甲住在他的提學使衙門，親自指點他潛心經史，披覽羣籍，使丘逢甲的學業呈一日千里之勢，小小年紀，便以學問淵博知名於世。二十五歲他渡海至福州省城應鄉試，中式舉人，翌年春闈，入京會試又聯捷成二甲進士，授工部主事。丘逢甲不忘唐景崧培植之恩，決心棄官任教，以教育桑梓英才爲己任，他援例以親老告歸，回到台灣，迭在衡文書院、台南羅山書院和嘉義崇文書院主講。一旦有空，便閱覽東西翻譯書籍，研究中外大勢。因此他不但成爲一位名滿東南的經師，門生桃李，遍佈寶島。而且是舉台人士一致欽重的名學者、大紳士。

丘逢甲的入室弟子鄭魯，曾經形容丘逢甲的天性凌厲雄邁，器宇志趣，往往不知不覺的流露於詞句間。丘逢甲還有一雙慧目，識得天下奇才，豪傑之士。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光緒三十一年），當時丘逢甲早已由台灣到廈門轉赴廣州，抵達廣州不久，有一天鄭魯以鄉親的關係前去拜謁這位前輩，談了一會以後，丘鄭二人曾有如下的一段精采對話。

首先是丘逢甲問：

「你是世家子弟嗎？」

「不是。」

「你是富家子弟嗎？」

「不是。」

「那麼，你有富貴的親戚嗎？」

「也沒有。」

這時候，丘逢甲情不自禁的低頭喃喃自語

「貧寒子弟，那會有這樣汪洋浩大的氣度？」

接着，又抬起頭來毅然決然的說道：「好，從



甲午戰後，刺指血書「拒倭守土」，號召台胞，力抗暴日割據台灣的民族英雄丘逢甲先生。

此你就算是我的學生吧。」

往後鄉魯尤曾不勝欣幸的說過：

「坐談半小時，竟得了一位老師，而這位老師以後對我做事多所提攜，革命多所庇護。人生得人識拔，真是一樁很不容易的事，我則於偶然中得之，一方面當然感激丘先生的知遇，一方面更增強了我的努力。」

鄉魯曾經以韓國志士安重根為例，說明丘逢甲的偉大。安重根在我國東北哈爾濱手刃日本明治維新策士，前日本首相，時任朝鮮總監的伊藤博文公爵，他的志氣如虹，大義凜然，曾使韓國

人士深受感動，三韓志士紛起投身復國運動，經歷無數艱辛，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使韓國獲得獨立自由，屹立東亞，蔚為反共中堅，安重根毫無疑問的是大韓民族英雄，一代人傑。但是，丘逢甲在台灣高揭義幟，抗日失利，他在台中苦戰數月後，彈盡援絕，伏櫟莽中，仍然策劃如何衝出重圍，到台南去和抗法、抗日名將劉永福計議捲土重來，整軍再戰。當日軍大舉入侵台南，到處搜捕丘逢甲，軍中紳士部屬，家人親友哭着勸他暫避其鋒，徐

圖恢復，丘逢甲苦思良久，方才下了決心，他一聲長歎的說：

「死，易事也。吾將效曹沐復魯仇焉！」

### 倉海念台其何由來

他從台灣輾轉回到廣東故里，在他家的門楣上榜以「念台」的匾額，生了個寧馨兒，取名字也稱「念台」。丘逢甲又自署「倉海君」，號倉海，也是取自張良見倉海君獲大力士，懷鐵錐刺秦始皇於博浪沙的故事。國破家亡的仇恨在他是刻骨銘心，永難或忘。丘逢甲在廣東興教育，求人才，兩等小學辦了好幾十所，又曾出長廣府中學，兩廣高等方言學堂。他所用的教職員多半是救國救民的革命黨，尤其在學生中普遍播革命種籽。因此「粵桂革命人士多出其門」。

舍此之外，丘逢甲還極力的利用他的聲望與地位，經常掩護革命黨人的革命行動。廣州新軍之役，黃花岡之役，辛亥起義他都甘冒身家性命危險，盡了很大的力。也正由於這種種因素，使他在民前一年（一九一一）廣州光復後，便榮任組織南京臨時政府的粵方代表，以及中華民國第一屆參議員，和廣東省教育司司長。

自被迫離台以至民國建立，丘逢甲平居很少展顏，懷念台灣的詩作則不下百首之多。唯有他担任粵方代表赴南京，展謁明孝陵。他不但揚眉吐氣，尚且拊掌大快，當時便作了一首即興詩說：

「鬱鬱鍾山紫氣騰，中華民族此重興，江山一統看新定，大鵬鳴笳調孝陵。」

非常不幸，丘逢甲在參議院猶未揭幕以前便得了病，由他的親友林魯傳等護送南返，到鎮平自宅，旋即逝世。時在民國元年，得年四十九歲。

他的入室弟子鄒魯在悼念他時有云：「氣節之爲物，有如日月麗天，即使被雲霧掩遮於一時，最後終能破晦摘曙，大放光明。我們以氣節的明晦，來看國家民族的興亡，必定屢試不爽。一國一族只要有人有氣節，雖一時危亡亦必能俟時光復，少康一成一旅可以中興，申包胥七日哭秦竟能復楚，歷史上像這樣的事例屢見不鮮。如丘逢甲先生的『死，易事也』，留此未死之身，孕育後起之革命其心苦，其行尤難」，鄒魯又說：「不得已而洩之於詩者，此吾師丘倉海先生所以爲世崇拜而不可已也。」顯然這又是一個彰明昭著的歷史事例：瀕死遺言墳墓須南向，以示不忘台灣之丘逢甲先生，即使在九泉之下，終亦盼望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重又回到祖國的懷抱。

丘逢甲畢生事跡，最轟轟烈烈的一幕，當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割台，號召台胞紛紛抗日，那是我國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然而，細述根由，仍需自甲午（一八九四）中日之戰說起。

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東亞風雲緊急，日本明治天皇新練的陸海兩軍，公然在朝鮮挑起中日大戰，佔據朝鮮京城，生致韓王李熙。朝鮮本來是中國的藩屬，清廷當然不能不加以救援。於是派出水陸兩師，兼程併進，一面積極部署台灣和澎湖的防務，防止日軍趁機入侵。當時

的閩浙總督譚鍾麟，正是前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譚延闓先生的封翁。邵友濂在當台灣巡撫，現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便是台灣巡撫衙門的所在地，那兒是一省的軍政重心。中山堂前的第十信用合作社，原先是主管一省行政的布政使署，台北府衙則建在現今的開封街一段和漢口街一段之間，恰好是全城的中心點。新任的台北知府是陳文騷，順天府大興縣人，進士出身，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甲戌翰林，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蒞任。中日甲午之戰既起，六月下旬，清廷復

命我國民族英雄，揚威安南的黑旗將軍劉永福，酌帶兵員來台，幫同邵友濂辦理防務，那時候，劉永福將軍的正式官銜是廣東南澳鎮總兵。跟劉永福的黑旗軍同時徵調來台的，還有福建水師提督楊岐珍的一支勁旅，當時担任台灣布政使的又是曾經大敗法軍於安南宣光，素有知兵之稱的吏部主事唐景崧。所以，在甲午戰敗，乙未割台之前，台灣全島正是名將紛至，大軍雲集，台灣同胞無不額手稱慶，欣喜若狂。沒有人想到昏庸頹頹的清廷，竟會割讓台灣，棄數百萬台灣同胞於不顧。

### 台灣紳民誓不降敵

當朝鮮、黃海敗耗傳來，台灣整軍經武，積極備戰，英明幹練的台北知府陳文騷，延見時爲舉人的高選鋒（現台北市警局副局長高松壽之令祖），請他助一臂之力，他正式下令，任命高選鋒負責辦理大加納保二十七莊團練，設台北籌防局於上陣一莊（今之台北工專右側鐵路附近），從

這一天起，台北民衆紛紛加入團練，訓練成師，抵禦外寇。而台北籌防局自此也成爲士紳民衆，頻頻集議，籌商戰守大計的會議場所，與巡撫衙門、台北府衙，同爲台胞抗日的發號司令處，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厥爲工部主事丘逢甲。

光緒二十年八月初五日，黑旗將軍劉永福，和他的兒子劉世良，親率粵勇六營，搭乘成靖、鶴時兩輪，從汕頭駛抵台南，就地建築營寨砲壘駐守。這時候劉永福的職銜是「欽差協辦全台灣防務事宜」，日本方面聽說劉永福協辦台灣防務，忌憚他的威名，曾由某大吏遣使游說，只要劉永福率部內渡，日本願釐巨金爲酬。劉永福峻然拒絕日本人的無理要求，消息傳到台灣各處，使三百萬台灣同胞更其歡欣鼓舞，認爲擊退日軍，確保台灣實有莫大的把握。就在這一段時期，主持全台大局的滿清大吏，人事有了變化，由台澎兵備道陞任台灣布政使的唐景崧，彈劾巡撫邵友濂辦理台灣防務不善，邵友濂本來就是文人，他自己也覺得軍事並非其所長，因此他密奏清廷，請求內調。清廷便順水推舟，調邵友濂爲湖南巡撫，而以唐景崧署理台灣巡撫兼督辦全台軍務事宜，將台灣的軍政大權，置於唐景崧一人之手。

當時，台灣北部防守向以滬尾（現在的淡水）爲重鎮，守滬尾的是武職中最高提督軍門，然而滬尾守將却在唐景崧署理巡撫，節制全台軍務的兩個月間，三度易將。由提督李本清跟唐景崧交惡，自動求去爲始，先代之以蔡高會，又易之以廖得勝。再則，清軍在台係以前任巡撫劉銘傳攜來的淮軍中之銘軍爲主力，銘軍在台雖有拒

法抗日的兩次光榮戰績，可是他們駐台歷有年所，早已師老兵疲。而且那般驕兵悍將，亡命之徒，也斷非「知兵」。如唐景崧者所可統率駕馭，何況還有隨淮軍來台轉入民間的會黨惡勢力。例如「李文奎之變」，以一名黨羽甚多的巡撫衙門親兵，被革後為洩私忿，竟然攔路搶劫唐景崧的女婿，砍殺副將，刀傷差官，揮衆大鬧巡撫衙門，跟楊政珍提督親率入援的官兵對陣轟擊，連傷台北居民十餘人。事平後唐景崧非但不能以斷然手段懲治亂首，反而怕他人多勢衆，命李文奎募勇一營駐紮基隆，於是將士離心，軍紀鬆弛，兵驕日盛，越發的無從抑制了。

台北自「李文奎之變」後，開始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日本軍艦進攻澎湖，加以佔領，海道中梗之外，購自外國的大批軍械又復陷敵。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四月十四日，李鴻章和伊藤博文所談判的馬關和約簽訂，台灣割讓日本，噩耗傳來，三百萬同胞無不痛哭流涕。四月二十六日台灣巡撫唐景崧招攬四方豪傑，或任戰爭，或籌餉需，共支危局的札飭中，即曾有如下之形容：

「照得日本欺凌中國，和款內索割台灣一省，尤不得公法之平，台灣紳民，誓不服從，悲慘萬狀！相約死守，以待戰機。……」

在丘逢甲的領導之下，同胞誓死抗日保台步步進入高潮，首先是台灣舉人以會試在即為詞，上書清廷請罷割讓台灣之議。這一封台灣舉人公車上書的電報打到北京後，有如石沉大海，始終得不到清廷的答覆。反倒是令人驚駭萬狀的壞消

息，如雪片般飛來，李鴻章已經跟伊藤博文約定，馬關和約定四月十四日簽字，清廷躊躇瞻顧，却又有兵部侍郎孫毓汶、吏部右侍郎徐用儀，奏以停戰日期已滿，請光緒皇帝立刻畫押於和約之上。同日北京城裏又有密電來到，據說馬關和約如果能够再展緩十天畫押，各國將共同出面阻止清廷割讓台灣。消息之來使台灣同胞悲憤莫名，激動情緒如鼎之沸。台北、台南的大街小巷，到處貼滿了痛罵孫毓汶、徐用儀是出賣台灣大漢奸的告白，言詞之激越，恨不能寢其皮而食其肉！——孫毓汶、徐用儀後來果然被台灣在京官員參奏黜退。

### 衆情激憤怒潮澎湃

台北籌防局成爲同胞激烈反對割讓台灣的神經中樞，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候補道林朝棟、和台北人內閣中書教諭陳儒林，一連多日不眠不休，都在台北籌防局裏哭紅了眼睛朝夕聚議。籌防局裏裏外外，擠滿了義憤填膺，同仇敵愾的人羣。直到四月二十一日，京中又來噩耗，馬關和約業已簽字，割讓台灣已成定局。在這一瞬間，全台灣的官紳士庶放聲大哭，悲呼哀號聲震天地。大家抱頭痛哭一場過後，議決立即電奏北京朝廷，電文僅祇十六個字：

「台灣士民，義不臣倭，願爲島國，永戴聖清！」

同日，又飛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南洋大臣、閩浙總督、福建布政使，迫切陳詞，爲民請命？這是台灣的一頁珍貴文獻：

「敬稟者：台灣屬倭，萬民不服！迭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也，悲慘極極！伏查台灣爲朝廷棄地，百姓無依，唯有死守，據爲島國，遙戴皇室，爲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衆議堅留唐撫台仍理台事，並劉鎮永福鎮守台南。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剖斷，台灣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同任。台民此舉，無法戀戴皇清，以圖固守，以待轉機，情形萬緊，伏乞代爲電奏。」

飛電去後，台灣紳民目不交睫的一連等了幾天，由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出面答覆的電文到了。大意是說和約已於四月十八日簽定，在清廷來說這也是情勢所迫，「勉從其議」，因爲不簽和約的話，「一則戰不可恃，二則進迫京師，利害攸關，視台爲重」，「台無接濟，一拂其情，勢必全力併攻，徒損生靈，終歸淪陷。」總理衙門又說：「現以新約內日本聲稱：『本約批限二年之內，地方人民願行遷徙者，准之其所。所有田地，聽其變賣他人，但期滿之後，未能遷徙者，日本認爲人民。』皆載在和約中，是日本得地而百姓之不願居台者仍有遷、賣兩途。貴署撫每思念朝廷愛護台民，並將以上定約勸諭台民，勿因一時過憤，致罹後患。」

然而，當年台灣紳民的忠憤勃發，是爲了免於自身和後世子孫淪爲亡國奴，成爲異族統治者的奴隸牛馬，並非一時激憤可比，而祖宗廬墓，田園家屋，也不是或遷或賣所可以解決的。總理衙門的覆電，給台灣紳民帶來了悲痛和絕望，台北籌防局裏，衆情洶湧，人人懷着誓與國土共存

亡的必死決心，頻頻的發出怒吼。

有人提議抗朝命，有人呼籲要求外國保護。大家議論紛紛，一直會議到四月二十七日，方始由閩縣人候補道陳季言，提出了不如暫時建立民主國的主張，立刻獲得了熱烈的響應。於是又由丘逢甲、林朝棟和陳儒林三位，一致提議推唐景崧爲民主「伯里璽天德」，亦即英語總統的譯音，丘逢甲爲大將軍，另推劉永福爲將軍。當場議決遍邀台北紳商，同進賀表，並且一齊送到巡撫衙門，請唐景崧即日理事。

後來爲了表示鄭重，又由台北籌防局出資鑄了兩顆印。一顆金質的文曰：「台灣民主總統之印」，另一顆銀質的文曰：「台灣民主將軍之印」。五月初二日信鑄好了，由丘逢甲親率台北紳民到巡撫衙門去行親送金印禮，銀印則另行派員送呈台南劉永福。這是一份孤臣孽子無限深沉的悲哀，當天雖然得算是「台灣民主國」成立之日，台灣亘古未聞的一大慶典，連各國駐台洋商、兵艦都在鳴砲、升旗致賀。可是丘逢甲和許多同往送印的台北紳商，都情不自禁的掩面哭泣起來，唐景崧和撫署的官員也是同樣的淚下沾襟，尤其是這一天唐景崧致電各省大吏，電文中更道盡了迫不得已的苦衷，他這封電報確能表達當時台灣紳民的心聲：

「日本索割台灣，台民不服，屢電奏不允割讓，未得挽回。台民忠義，誓不服倭。崧奉旨內渡，甫在摒擋之際，忽於五月初二日將印旗送撫署，文曰：『台灣民主總統之印』，旗藍地黃邊，不得已允暫視事。民主總統由民公舉，仍奉正

朔，遙作屏藩，商結外援，以圖善後。事起倉猝，迫不自由，已電奏並佈告全國。能否持久，尙難預料，惟望憫而助之！」

### 國際干涉鏡花水月

唐景崧視事後的唯一盛事，便是黑旗將軍劉永福惠然北上，和唐景崧會晤，並且由唐氏麾下將領、跟北部分軍各統領陪同，一道去巡視台灣北部的防務。黑旗將軍的雍容揖客，謙和有禮，跟唐景崧的聰明自負，目無餘子，形成極鮮明的對照。而當時所有的人全都以爲唐、劉二公訂交已久，相知甚深。做夢也想不到唐景崧會對劉永福既有怨恚於前，復生忌刻於後。唐景崧初入安南時，因越王未予禮遇而懷恨於心，他曾唆使劉永福發兵襲越，取越王而代之，劉永福當即婉拒。中法之戰唐景崧、劉永福同在安南力抗法軍，劉永福既然在做安南的高官，他便將自己的戰功，全部讓給唐景崧。唐景崧從此一帆風順，遷吏部主事，授台澎兵備道、升布政使、署理台灣巡撫，督辦全省軍務，一度風雲際會當了十天的「民主總統」。唐景崧在台灣寶島大權獨攬，他便想起了舊恨新仇，硬把劉永福給推到了台南、恆春，和他分守台灣南北兩端，彼此無法呼應赴援，「保險地分南北部，調兵勢隔風馬牛！」果然不數日間把整個台灣斷送！

唐景崧自視過高，剛愎自用，尤且還是如忌賢良之輩，唐、劉兩帥視察北部防務時，劉永福將軍始終是在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坦率純摯態度，一針見血的指出某處兵力單薄，某處工

事草率。從劉永福將軍臉上的神情越來越見嚴重，言詞越來越見迫切，就可以令人極其擔憂北部的防務是何等空虛、浮泛、不切實際。劉永福會一連幾次主動提起，他要移駐台北，幫忙唐景崧切實整頓，重新部署。可是唐景崧却一再陳言台南海險要，非劉永福親自鎮攝不可，花言巧語把黑旗將軍的自動請纓給支吾過去。尤其不該的是當劉永福無可奈何，廢然過返台南以後，唐景崧竟以一道電令把他調到距離台南猶有八天行程的恆春鎮。劉永福再到恆春時唐景崧已兵敗如山倒，閩家逃離台北內渡了。

當台灣紳民凜於國家民族大義，誓不服倭，義師之起真是如火如荼，轟轟烈烈：光是負責守台中的遜清進士、工部主事丘逢甲先生，他傾個人之力再加上戚友鄉黨的資助，居然在短短的數日之間，募集了衆達三十五營的義軍。還有自動投効大加蚋保二十七莊團練的一名哨官吳得福，原先是個替人祛病禳災的道士，曾在基隆力戰不屈被日軍所俘，逃脫以後他矢志規復業已淪陷的台北府城。高選鋒命他到大溪莊（今之大安區）去跟民軍同志黃賜切取聯絡，他們兩個人一聲號召就糾合了抗日志士三千餘。吳得福和他的同志在神前歃血爲盟，竟至不惜手刃他的五歲幼兒作犧牲。後來由於日軍遍城大索，黃得福先生和他的同志九人不幸被捕，黃先生在臨刑前自戕而死的，他的太太也引刀自刃，殉夫殉國。凡此台灣紳民抗日情緒之高昂，犧牲之慘烈，豈止驚天地泣鬼神而已。

乙未日軍據台，竟然節節推進，據有全台，

那是明治、伊藤和樺山資紀吉星高照，衛青不敗由天幸。否則，以台灣地勢之險要，同胞抵禦外侮之壯烈，毀家紓難，寸土必爭，日本決無順利佔領全台之可能。而所謂「天幸」也者，無他，實為國際情勢微妙，顛預清廷積弱，唐景崧舉止失措，三項因素有以致之。

乙未割台，恰在德法俄三國干涉還遼之後，日本最爾小國，方始在遠東崛起，豈有不畏列強國家起而干涉的道理？此所以，一再聲明仍奉大清正朔的台灣民主國成立之初，唐景崧順應輿情，採納眾議，他以候補道陳季同為外務卿，十萬火急的向英、法、俄三國籲求國際道義的支援。可是，偏偏當時英國正有置身局外的聲明，萬不能自食其言，毅然為中國之助。法國方在馬達加斯加島用兵，對東方事務，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俄國積極經營遼東，他自忖對台灣鞭長莫及，因而也就無暇一顧。

### 澳底登陸獅球苦戰

日本却把國際情勢，中國處境全都摸了一個清二楚，因此他們不惜在攫奪三韓之後，再悍然不顧一切的用兵台灣。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四月十八日馬關和約簽字，當月底，明治天皇即以海軍大將、子爵樺山資紀為統帥，率領軍艦十五艘，載運步兵四個大隊，騎兵一大隊、工兵一中隊，及一個衛生隊之半。他麾下的大將有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旅團長川村少將。五月初六（西曆五月二十八日），這一支艦隊首尾相銜，聲勢浩蕩的駛抵北部三貂海，由力疾前

往的李傅相李鴻章長子，二品頂戴出使大臣李經方，代表清廷將台灣割讓給日方。就在這一天，日軍統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親率五千名日軍，從三貂角的澳底登陸台灣。

當時清軍置重兵於基隆、滬尾（淡水）兩處重地，以為日軍必定會從這兩處要塞登陸進攻，幾乎沒有人想到三貂角澳底港灣的深度可以泊巨艦。唯有樺山資紀早已偵知三貂澳底港深可泊巨艦，五月初六樺山親率工兵、步兵各一中隊登陸，大隊人馬繼之。當地僅有銘軍統領張兆連、分統官副將曾蘭亭率勇三營迎戰。我軍守澳底的兵力不多，力戰一小時半後澳底棄守，防兵潰散。唐景崧乃命吳國華往守三貂嶺，吳原是有可懸賞緝拿在案的賭徒、無賴，居然被唐景崧誤信其為「大俠」，命他挈銀二十萬兩赴廣東募勇一萬，分乘漁船奪回澎湖，倘使得手便乘勝進襲日本本土。結果吳國華祇募到兩千餘人逕來台灣，途中遇風停泊鹿港，被劉永福截留了其中大部，吳國華便帶了幾百人抵達台北。唐景崧命他守獅球嶺和三貂嶺。吳國華在小楚坑猝然遇見一支日軍斥候隊，正在測度地形繪製地圖，他會同當地土勇施予襲擊，擊斃佩三畫肩章的日本軍官一名，餘衆拋下兵器翻山越嶺而逃。這時候剛好有一名統領包幹臣帶勇三百名赴三貂嶺助戰，看到路旁日本軍官的屍首，就要割下首級回去請功。為當地土勇所阻止，包幹臣一怒之下誣指土勇為漢奸，喝令綁下就地正法。當時吳國華率隊已到三貂嶺上，正在等待帳篷紮營，聞報包幹臣搶奪首級，他竟不顧大局，立刻撤隊急馳下嶺。包幹臣見吳國華到

時拔隊就走，吳國華則脚尾急追，這兩位守將僅祇為了爭功請賞，遽然撤兵，乃使三貂嶺門戶洞開，於是當夜四更樺山資紀大將便冒雨攀登，將三貂嶺予以佔領。初九分兵兩路，猛撲瑞芳、九份。台灣北部守將張兆連足趾受傷。十一日，日本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親率大軍猛攻基隆，張兆連遁台北，基隆失陷。同日，日軍在電閃雷鳴，大雨如注中仰攻北部天險獅球嶺。激戰三小時，義軍潰敗，獅球嶺亦淪於日軍之手。

五月十二日，陽曆六月四日，錫口（松山）和土埤頭一線，尚有大加蚋保二十七莊民軍，據險扼守，並且慰勞瑞芳、基隆、獅球嶺、九份等處潰退的粵勇士勇、大批難民。義軍領袖深知獅球嶺失守，台北北面的屏障已失，錫口、土埤頭間地勢平坦，防守極為困難，但是當時民軍士氣高昂，爭欲與日軍決一死戰。不幸，五月十一日獅球嶺失陷，五月十二日台北就發生了粵勇搶劫巡撫衙門內庫餉銀的驚人事件。那一夜之間，台北城裏火光燭天，喊聲震地，粵勇志在搶劫，民軍急起攔阻，雙方因而發生衝突，再加上火藥庫忽然爆炸，台北城裏直鬧得天崩地拆，鬼哭神嚎。軍民惶亂，自相踐踏，官署街市，一概糜爛。唐景崧逃到了滬尾（淡水）德商忌利士洋行，第二天他便乘鴨打洋輪內渡。

從此以後，自台北到新竹，粵勇遍處騷擾，和土勇相互斫殺。台灣北部抗日防務，終於在一片大亂中土崩瓦解。五月十九日，日本北白川宮親王率部進駐台北，二十一日，日軍沿鐵路線繼續向南推展。

愛國壯舉永垂不朽

三貂嶺、瑞芳、基隆、台北之失，除了日軍強勁，裝備亦復優於我方。可是我軍敗得如此突迅，完全是因為唐景崧所招募的粵勇，份子複雜，軍紀渙散，和當地的民軍，又復各自為戰，積積不能相容。粵勇應募來台，多半是爲了升官發財，跟民軍保衛桑梓，誓不與日人共戴一天的同仇敵愾，自不能同日而語。所以，粵勇潰散，民軍猶仍在大亂之餘，遍地瘡痍之中重整軍旅，繼續抗戰。大加蚋保二十七莊民軍，誓死不屈，紛紛的以礮堡、竹園爲掩蔽，機動出擊，施行游擊戰術，殺傷日軍極夥。例如二十七莊之一的五分埔莊農民詹振，直到乙未割台之役翌年，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春三月，當各路義軍進攻台北一役時，猶曾率領所部二百名襲擊錫口（今之松山），擊斃日軍不少，並且破壞鐵路車站，控制鐵路，將錫口鎮光復。義軍首領便以這一支武力爲基礎，發動各莊義軍經常襲擊南港、與雅莊（今之三張犁）、上埤頭莊一帶的日本守備部隊。義軍熟悉地理，便於呼應聯絡，所以行動飄忽，神出鬼沒，使日軍防不勝防，唯有組成厚結兵力的「討伐隊」，日夜搜索台北大加蚋堡十七莊。於是義軍領袖率部，改以北山一帶爲根據地。光緒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五月八日深夜，義軍首領詹振捲土重來，糾集他的堂親詹番，和陳秋菊、簡大獅等，指揮義軍一千餘人反攻台北城。他們一直攻到了大稻埕，方始被強大的日軍擊退。詹振在退土埤頭的時候中流彈而死，遺屍道旁。

光緒二十三年反攻台北之役失敗後，台北義軍受了很大的挫折，但是後起者仍然前仆後繼，奮戰不懈，一直到台北淪陷三四年後，日軍尚無力控制台北附近的鄉鎮。不過從光緒二十三年起，日本派駐台灣的總督樺山資紀，開始了他的懷柔政策，百計羈縻台灣的著名士紳，以及抗日份子。

日軍進犯台北時，丘逢甲正率部扼守台中，聞耗，他曾立率義軍赴援，可是，剛剛走在半路

上，即已聽說日軍已陷新竹，俄而台北亦告易手，變兵縱火焚掠全城，唐景崧行蹤不明，敗耗相繼傳到，丘逢甲一手組成的義軍訓知已無可爲，相率散去。

丘逢甲滿腔孤憤，進退維谷，入山固守又被親友部屬所阻，迫不得已，唯有洒淚內渡，徐圖光復了。驅逐暴日，光復台灣的深切願望，却在逝世後三十三年，由抗戰勝利而終告實現。丘逢甲的愛國之舉，誠然是不平凡的，千秋萬世，必將永爲世人所景仰。

中外文庫 第五種 中外人物專輯 第一輯 定價拾捌元 汪公紀等著

中外人物，向爲中外雜誌最大特色。執筆名家，陣容之堅強，極一時之選，既富史料價值，又饒有閱讀興味，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百讀不厭的佳構。頃應各地讀者要求，選輯富有代表性的名家汪公紀等傑作十餘篇。印行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已出版，定價十八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立即寄書。

「中外人物專輯」第一輯要目：

- 汪公紀：憶吳鐵老。起飛聲中憶尹仲容。
- 張振玉：十三經譯人理雅格。
- 王康：蔣百里自戕浴愛河。
- 朱家讓：于峻吉辦逆勢外交。
- 楊却俗：白崇禧的毀譽。
- 易恕孜：湘綺老人及其門下三匠。

- 蔣君章：丁文江二三事。
- 張森：吳佩孚的患難之交。
- 王成聖：班禪九世一生神跡。廣東宿將黃慕松。中國哲人郭秉文。
- 王培堯：將軍與詩人。